

國立暨南大學、術講演

葉恭綽先生講

清代詞學之最

陳柱題耑

165710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4 9045B

# 葉恭綽先生講——

## 「清代詞學之攝影」

國立暨南大學文學  
院中文系二年級生

孟廉泉筆記

承貴校函約講演，鄙人一時實想不出什麼可以貢獻的東西，昨始想到「清代詞學攝影」這個題目；因爲鄙人近來正在編輯清一代的詞，其間略有所見，特行說明於下。不過許多係一時的感想所及，恐尙不能據爲定論。

民國繼清之後，對於過去的這二百七十餘年事，應有一個清帳；歷史就是最好的帳簿，不過清史至今沒有編好，前

此清史館出版的清史稿，其中雖有藝文志，但亦不足爲清朝文學的統計表；鄙人因爲好詞之故，所以打算把詞的一部分歸攏起來，做一個清帳，以作文化史和學術史的一部分；因此搜羅詞家，很是不少；截至現在止，已得四千餘人，除去不明籍貫及年代者外，依照地域分配，作一統計如下：

清代詞人產地表

江蘇 二〇〇九

浙江 一二四八

安徽 二〇〇

廣東 一五九

湖北	貴州	河南	四川	山東	直隸	滿州	湖南	江西	福建
三	三	三四	三四	三	五	五八	六〇	七	八七

察哈爾	綏遠	蒙古	甘肅	順天	奉天	陝西	廣西	雲南	山西	二六
無	無	三	三	一〇	二	三	一八	一八		

吉林

無

黑龍江

無

新疆

無

關於各地詞家的統計，現在尙未成功；現在所查得的人，共計是四千八百五十個；除去不知籍貫的六百多人，已知籍貫的，如上表爲四千二百三十七人；此係很暫時的一種統計，將來攷證明確，當然還要修正的。不過此種統計，到也很有趣味！

詞是文學當中的一種，他的發達，實與其他文化學術有密切的關係；觀於上表所列，可知江浙文化之盛！亦可知揚

子江流域文化傳播來得容易。安徽居第三位，亦因近揚子流域漑輸較易之故。廣東是屬珠江流域，江西和四川也是爲着長江的關係；至於滿州一部份，是有特殊情形的，——不是指滿州那地方而言，乃是指散處各地的滿州作家，——這是附帶聲明的，最少是甘肅蒙古兩地，與江浙相差到數十倍，可知詞之發達與否，與文化學術適成正比例，這是縱的研究。尙有橫的研究：——

朝代的研究

順治 一八八

康熙 一一七

雍正 三六二

乾隆 三六二

嘉慶 三三八

道光 四四〇

咸豐 二〇二

同治 一一〇

光緒 一七八

宣統 一三三

此種年代很難分，分起來亦不能準確，所以我把那人死於何代，即作為何代的人，亦不過是大概罷了。在此表上，

看出道光朝詞人最多，頗足怪異！據我的理想：或者爲承常州詞派盛興之後，風氣大開的緣故，否則，爲何道光朝其他學術均未超過乾嘉兩朝，單獨詞學特異呢？這種理想，我看或可成立吧？雍正朝極少，尙未攷得他的原因，順治朝人亦不少，不過多是生於明代的人物。

綜合清朝詞人，約有六千，恐怕還不止；來比較元明兩代，固然多的多，卽宋朝爲詞學全盛時期，也不及此數，這或者因爲年代久遠湮沒了，但友人趙叔雍先生搜集明一代的詞，費盡力量，不過二百餘家；可見清代詞學比較是很盛的！以上均是談量的方面，現在要再談質的方面，庶幾可知清

詞的價值。

清詞之超越明代而上接宋元，這是可斷言的。詞發源於五代，到兩宋總算登峯造極了！清詞能上接兩宋，實因具有下列兩種優點：

一，託體尊

二，審律嚴

因為以前的人，往往視詞爲一種遊戲作品，而不認爲高尙的，所以宋人作品雖是很多，但是除了諸大家的詞饑有寄託外，都不過寫些流連光景的話，固然體格不見高尙，而且多傷於率野，無深厚之情緒，及高遠的理致；元人也多是如此，

而且多流入纖碎一路；及至明代，連詞的體質多未辨清，他們的詞，往往不是浮麗，纖巧，就是粗獷，叫囂；直到清初，還是染的這種餘習；嗣後浙派首領朱彝尊出，覺得詞學日見頹靡，便想設法挽救，標出宗旨，汰去不少惡習，漸將詞的品格提高，於是詞學漸漸走入正軌，康熙雍乾幾朝，幾乎受這浙派勢力的支配。厲樊榭可以說是裏頭最有心得的。直到嘉慶時代，又有常州派出來，首領是張惠言，周濟，他們以爲浙派專於文字上做工夫，磨礪雕琢，遺神襲貌，弄得外強中乾，流弊不可勝言！因爲這樣，所以張惠言主張以詞上接風騷，其重視之如此，而詞的風氣因爲之一變。光緒間，浙

常兩派均由盛而衰了，因而復有桂派的發生，其代表人物，即是王鵬運，況周儀，他們以常派爲根底，而又稍加變化，因之詞風復又一變，清詞共有三變，而其不謀而合的，郤同是提高風格，增進詞的地位。

註：桂派字樣係假定的，且各派人物，不盡是該地之人，如常州派者未必即是常州人；請諸君不要誤會！

詞本合樂；到南宋後歌詞的樂譜即漸漸失傳了，自元迄明，大家都講究了，在清順治和康熙兩朝的詞，不合律的也很多，直到萬樹戈載編著詞律，詞韵，歸納各大作家作品，定出一個標準來，於是填詞的人始兢兢於守律；所以清詞大

家很少不合律的；不但講究平仄，卽四聲陰陽亦不容混，這也是清詞獨優之點！我看清代文學多不能超越前代的；如，曲不及明，更不及元；又詩也不及明朝，獨詞較好，可知清人對於詞的研究深切了。由此看來，清詞立在重要的地位，定無可疑的。

我們研究以前的文學歷史，覺得一種新興文藝，必定要受前一時代的影響，如清朝距現在不過十幾年，現時當然要受他直接的影響，但是要問現在這個詞有無進展的可能？我以爲前人講詞注重的兩點：（一）情——屬於內的，（二）景——屬於外的，或使情景融合；但是可否再加以「理」字呢？

？據我自己理想，應該是可以的！最近王靜安先生標舉出境界二字，此境界可說包括「情」「景」「理」三者。即如前人所沒有的境界，我們何妨取來入詞，而成新的境界？我想這個是可以的。還有，詞的作法，必定要受他的束縛，要調有定格，字有定數，詞有定聲，感覺非常痛苦！這是填詞的人個個感到的；且雖如此束縛，究竟不能入樂；若是隨便作自度腔，又患無所依榜，不成爲詞；我們要想救濟這種缺憾，那末應對於音律加以十分的研究，把從前的音調，節拍，聲腔，樂器等等，一概弄得明明白白，隨時可以做出新調新譜，那就可以不拘於舊調舊譜，甚至可在音樂上改造一番詞的境界。

！我們居清代之後，能如此做再進一步的工夫，或者有超過前清的一日。但這不是平步可以登天的，至少要把詞的性質先弄明白，能夠按譜填詞，一絲不錯，且意境字句，均臻上乘，方可說到自己創作；鄙見如此，還希諸君指教！

一九年五月十五日——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4 9045B

1681

